

我們一家人

孫肖平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目 錄

一	殘酷的冬天	1
二	党的温暖	9
三	父親講的故事	13
四	“七七”事变	16
五	女八路小刘	18
六	父親走了	21
七	苦难的日子	25
八	庙会	30
九	弟弟	36
十	陰謀	43
十一	哥哥	47
十二	考驗	52
十三	母親	54
十四	宣誓	60
十五	三十發子彈	63
十六	姐姐	66
十七	“姑父”	70
十八	勝利的前夜	74
十九	盼望	80
二十	新的任务	89

二十一	在中学里.....	93
二十二	告别.....	98
二十三	重逢.....	104
二十四	春天.....	112
二十五	在怀仁堂里.....	115

一、殘酷的冬天

如果你們一定要我講故事，那麼我就把我們家里的事情講講，大家說好不好？

好，那麼我就開始了。

一九三五年臘月的一個夜里，大雪飄呀，飄呀！連着飄了七天。村東村西的窪子，村南村北的道溝，都叫雪給填了个溜溜平，家家戶戶的屋頂上，都是白光光的一片。

下雪的時候，我娘老愛這樣說：“要是天上落下來的雪都變成白面，那我們窮人也就餓不死了。”可是天是不管窮人死活的，大雪剛停，東北風就呼呼地刮了起來。

我家的房子全壞了，牆上裂了一道一道的縫，窗戶紙也不知道哪一輩子就叫風給撕跑了。我娘用一個包袱皮把窗戶擋住，包袱皮上有五個大大小小的洞洞，風就從這些洞洞中，像流水似的往屋里咕嘟咕嘟地灌个不停。

那時，豆油燈是點不着的。娘怀里揣着我最小的一个弟弟，摸着黑紡棉花，嘴里在嘟囔着：“老天爺也瞎了眼，恨不能把世上的受苦人一下

都凍死!”

我哥哥，我姐姐，白天給地主“白眼狼”剝花生，還掃雪背雪，累得死去活來；晚上回家往炕上一歪就睡着了，你就是在他們耳邊放炮仗，他們也是不會醒來的。他們睡得香甜，一個勁兒打呼嚕。

這些天的黑夜里，我爹老是不回家。我年紀小，不知道他去幹啥了，後來听娘說俺爹是共產黨、紅軍。晚上不回來就是出發打土豪去了。

那時候，整個天下都是地主的，軍閥、惡霸、土豪、劣紳，你佔這一塊，他霸那一方，莊稼人彎着腰過日子，有苦有冤可向誰去訴呀！只有在高粱地裡拉鋤溝的時候，唱一唱自己的辛酸：

種田的吃谷糠，

織布的光脊梁，

炒菜的光聞香，

編蓆的睡路旁。

我的父親為了打倒土豪劣紳，就參加了共產黨和紅軍。我娘說我爹他們第一次打土豪，就是打的我們村大地主“白眼狼”的丈人家——王家莊第一號惡霸地主王一虎。

那時在我們地區領導土地革命的是馬國瑞同志。馬國瑞同志常到我家去開秘密會，開會的時候，我娘就在大門外放哨。

她為什麼要放哨？放哨對當時的革命有多大的益處？這些她都不十分清楚，她也不去管這些，她只有一種最單純的想法，這就是她總以為：丈夫是好人，凡丈夫去做的事，那么就一定是好事。我父親和一些生疏的外村人在我家開秘密會，雖然我母親不太清楚他們商量一些什麼，但我母親無形中挑起了一副担子，保護着他們的安全。所以每一次開會，

用不着別人叫她，她總是拿一點針綫活走到門外去，一邊做着針綫活，一邊却用眼睛監視着過路的人。

現在我才明白娘是一個受苦難的婦女，因此她与革命有着天然的關係。她是一個平凡的婦女，但却是一個正在覺醒着的婦女。当她剛剛覺醒的時候，她還不明白她應該做些什么，她只能用一顆忠厚而善良的心，希望共產黨能“當權”。

那些天，我們這一帶的紅軍鬧的挺火紅，像是平原起了烈火。我父親好幾天沒回來，要不就是回來得很晚。

風還在刮、雪還在下，天已經很晚了，我娘在等着爹爹回來。我也冷得睡不着。

我蓋的被子又破又薄，聽說這是爺爺留下來的。我爺爺死去已有十二年，那麼這床被子至少也有十三年頭了。這被子上面大補釘套着小補釘，使你分不出哪一塊布是後補上的，哪塊布又是原先有的。這條破被子几處都沒有棉花了，沒有棉花的地方就只剩下兩層透明白稀布；我從破被里看見屋子裡有些亮了，就問：“娘，天明了！”娘說：“不，這是院裡雪照的。”

風仍然在刮，它從沒有棉花的地方，直向我被窩裡鑽。我的兩條小腿給凍的麻木了，我想用手把腿搓搓暖和過來，但手和冰塊一樣，愈搓就愈冷。我把身子縮做一團，我想這樣或許會好一些，但我還是高低睡不着，上牙和下牙一個勁咯咯地在打架。

平常，我和爹睡在一個被窩裡，爹緊緊的把我摟在他懷裡，他的心口挺暖和，像生着一個小火爐似的，這樣，要不了兩袋煙的功夫，我就呼呼地睡着了。可是現在不行，雙眼拚命也合不到一起，像是有一根火柴

棍撐在上下眼皮中間一樣。

我不知道娘為什麼等爹回來，反正我明白我等爹回來，是因為爹能給我帶來一些溫暖。

風停了，可是黑夜冷靜得叫人害怕。

打更的王老头，從我家門外走過去了三遍，他用桑木棒拚命地敲着他的鐵鏈：

“噹……噹……”

“噹噹噹……噹噹噹……”

我娘自言自語的說：“看，到了三更還不回來！”

我把縮得發酸的脖子，從冰涼的發着酸味的被子中伸出來說：“娘，爹今黑夜還回來不？”

“不知道！”娘有些粗暴地回答我。房子里沒有燈光，我看不清娘的臉色，不過從她的口氣聽來，我知道她是生氣了。

聽別人說過，我爹和我娘可好啦！別說打架，就連臉也沒紅過，我自己也沒見過他們說話是粗聲大氣的；爹每逢和娘說話時總是先叫一個“孩子他娘”，娘和爹說話之前，也是先叫一個“孩子他爹”。這樣我就斷定：娘剛才生氣，保險不是恨爹爹，相反倒是真正地心疼爹爹哩！

過了一會，爹回來了。燈沒點，話沒說，鑽到我被窩里就睡了。我娘伸過手來摸摸爹的手說：“看把你凍的！”

我爹困了，老想快快睡着，可是，娘卻偏偏要和他說話。她肚里像有許多話，但卻裝着平靜地說：“孩子他爹，今個擦黑的功夫來了一個算卦的。這個算卦的可真怪，見了人把眼閉得緊緊的，左手用竹竿摸路，右手打着他的竹板，叭叭！叭叭！要是一沒人，他就把竹竿往胳膊底下一夾，

兩只大賊眼一瞪，鬼頭鬼腦地東張西望。我看到這人就多了心，偷偷跟在他後邊。後來這個人就鑽到‘白眼狼’家去了。”

爹一聽這話，就一點也不困了，說聲“事情不好！”就猛地坐起來穿衣服。娘也跟着起來了。

這時我也起來小便，從窗口破包袱的小洞洞里，看到我們西屋房頂上有一个人影，模模糊糊地看見是個大兵，頭戴大沿帽，手里握着插了刺刀的大槍。我趕緊拉着爹的衣角說：“大兵來了！”爹說：“哪里？”我用手指着窗戶說：“你看那西屋房頂上。”

胡同里響起了皮鞋走路的声音：“咔咔——咔咔——”

娘趕緊把破櫃搬了搬，牆根就出現了和草帽差不多大的一個洞洞。爹從這個洞里躲到鄰居家裏去了。娘又把櫃放在原來的地方。

天慢慢地亮了。

“砰”的一聲，我們屋里的門就碎了。

三把閃閃發光的刺刀對准了我娘的胸口，穿黃氈皮戴大沿帽的大兵兇狠狠地嚷着：“土匪婆，你老漢哪里去了？”姐姐和哥哥都嚇醒了，和我一起抱着娘，我的頭靠在娘懷里，聽到娘的心咚咚直跳，可她臉上沒變顏色，回答說：“我們婦道，只是做飯抱孩子，男人的事哪能去管！誰知他上哪里去了？”

“不說挑了你！”刺刀尖離我娘胸口更近了，娘一邊把我朝旁邊推了推，一邊說：

“你們別嚇唬人！不知道還是不知道！”

這哪里是人！這三個家伙比三只狼還兇，姐姐、我和弟弟嚇得哭起來了。

這時，街上忽然“噓——噓——”地吹起了哨子，又聽到嘈雜的脚步聲和四邊的喊聲：“捉住了！捉住了！”

三只狼一听外邊喊捉住了，就用槍托朝我娘胸前戳了兩下便滾蛋了。

我娘的臉唰地一下就變黃了，黃的像雜貨舖賣的燒紙一樣，她像掉了魂一樣的大叫一聲：“我的天阿！”就奔跑了出去；我們也跟着朝外跑。弟弟不會走路就一個人在屋裡哭嚎。

我的爹真的被捕了。也許是四處高房子頂上的哨兵看見了，也許是從雪地上的腳印查出來了。

我娘去找地主村長“白眼狼”杜老萬去了，百般地向他求情：“村長，杜大爺，咱都是當村當團的，你行行好救救孩子他爹，俺一輩子也忘不了你。”

“白眼狼”他是俺村頭一家大地主，“白眼狼”和他兄弟都是國民黨員。“白眼狼”兄弟叫杜世明，吃過他苦頭的窮人背地盡叫他“二閻王”。

他兄弟兩個，那時配合國民黨二十九軍宋哲元，在冀南地區大規模的屠殺共產黨員，我爹和這次被捕的共產黨員就是他兄弟告密的。

我娘苦苦地向“白眼狼”說好話，可是“白眼狼”裝蒜，好像我爹爹的被捕，他根本不知道似的。

後來他才說：“你爺們被捉去，我有啥辦法，這是軍隊上的事，咱插不上嘴。”接着他又說：“不過，你男人是土匪，是共產黨，你早先也該管管呀！”

“白眼狼”穿一件獾子皮袍，外罩一件直貢呢的黑大衫，腳穿一雙雪白的氈頭靴，禿的像南瓜一樣的頭上還戴着一頂綴了紅疙瘩的帽子，兩

撮鬚子分成了一个八字，滿嘴的牙都叫大烟給熏黃了。他左手拿一个水烟袋，右手拿的火紙往嘴前一湊，“噲”的一口吹起了火苗，水烟袋在他嘴邊發出咕嚕咕嚕的响声，白烟从他嘴里慢慢悠悠地吐出，直往上飄。

我娘求他的話，他算半句也沒有答理。

他既不答理，我娘只好气冲冲地从他家走出來。

“噲……噲……噲……”地方〔註一〕三罗郭敲着鑼，嘴里还叫喊着：“开会呀！快到村長的大棗樹院里开会呀！凡能走動的都得去，不去的以通紅軍、共產党論罪！”

人們被迫着稀稀落落地向北走去。風吹到人們的臉上就像刀子割肉，耳朵也像有个貓在咬，天真是冷呀！

五个共產党員被國民黨那幫土匪用鉄絲穿了手心，吊在棗樹上。这五个人我全認得，除了我爹還有老景叔、法魁叔、老耿叔、青石哥。

數不清的叔叔、伯伯、嬸子、大娘都為我爹和其他的党員求情說：“他們都是老实人，連个雞也不敢殺，哪还敢当紅軍；要他五个是坏人，長官就把俺全村洗了〔註二〕！”

國民黨那个狗連長哪里听这些話，叫人难以忍耐的酷刑開始了。他們用皮鞭子抽我爹，用烙鉄烙我爹，用針刺我爹，我爹疼得难以忍受，可是他还鄙視这些可恥的強盜。我爹不願答理他們，只是用仇恨的眼睛瞪了瞪这狗連長一眼，什么也沒說。

全村的人都掉着眼淚，又是說好話又是求情。許多妇女都哭出了声音，我娘已哭得死去了三回。我和哥向爹扑去，被那个狗連長一脚踢開。

〔註一〕 地方：地保。

〔註二〕 洗了：全部殺光燒光。

老耿叔、法魁叔、青石哥，當場就叫國民黨給打死了。唯有爹和老景叔還能輕輕地喘氣。

國民黨的狗連長和那些大兵，把我父親和老景叔帶到城里去了。臨走前，我爹對國民黨連長說：“你們帶我走可以，可是我要看一看我的幾個孩子。”狗連長說：“快些！”四奶奶就把哥哥、姐姐和我拉在爹的面前，我們幾個都想給爹爹抱一抱，可是爹的手被敵人燙爛了，我們怕爹的手疼就沒有拉他，只是靠得他緊一些。

我爹他不怕疼，伸出手來就抱我和姐姐，哥哥說：“爹，你疼，別抱了！”可是爹沒聽。緊接着一个大娘又把我最小的一个弟弟抱來給我爹看。弟弟只有一歲，不會說話，也不懂這是幹什麼，可是一看見爹被打成這個樣子，他就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我的爹看看弟弟一哭，自己也哭了，爹的眼淚一滴滴從眼角往下滾。一看見爹哭，娘、哥、姐、我就全哭了起來。

國民黨這樣殘酷的拷打我爹，我爹就沒哭，可是，等他要和自己的孩子分別的時候，他哭了。他真不知道，這會不會就是最後一次的見面。我爹抱着弟弟，對我們姊妹幾個說：“要聽娘的話，過幾天，我就會回來的！”然後他又用手摸一摸我的頭。我正想說：“爹，你不去行嗎？”可是，國民黨連長就說：“走，走！”我們姊妹抱住爹的腿不讓爹離開我們，我家雖窮，可是爹爹心疼我們，我們抱住爹的腿哭，兇惡的國民黨大兵把我們打開，硬把我的爹爹拉走了。

為了照顧爹爹和老景叔，我娘把我們幾個孩子交給四奶奶，就跟着爹去了。

後來，听娘說：在城里還是上刑，三兩天就是一次。沒幾天老景叔被

敌人打死了。

那時我娘真害怕極了，因为她不知道我的父親能不能活着回家來。

二、党的温暖

我的爹从城里回來了。

我爹能从城里回來，这全靠党和大家伙的帮助。

在城里，國民黨又拷打了我的父親，但我的父親仍然还是啥也沒說。後來城里國民黨軍隊放出了口信說：“要有三百塊花边就放走孫根生。”

党支部听說这消息就秘密開会，会上決議發動羣众一起來营救我父親。這時節正是剛剛開春，天还是挺冷的。支部書記四老路爺爺，从身上把棉袍子脫下來赶个集就賣了。別的黨員，有賣樹的，有賣豬的，有把出嫁姑娘的聘礼拿出來的，村西头關帝庙后边，貧農孫老在叔叔想賣东西，一看家中沒有值錢的东西，就打算把三歲的独生兒賣掉。可是大家沒讓他賣，並且錢已經湊够了。然后叔叔伯伯們又抬着門板到城里把我父親接來了。

白天，誰也不敢到我們家里來，要叫地主、狗腿子看見哪還了得！可是一到天黑，三个一伙、五个一羣，大家就不断到我們家來。每一個人來時，都帶些东西。我記得叔叔伯伯們解開怀从破棉袍里掏出一个一个小口袋，小口袋里有小米、黃豆、雜面、棒子〔註〕。这些小口袋是專為我們家做的。因为这样帶东西不惹人注意。現在，我家还留着十來个小口袋。

〔註〕 雜面：綠豆面；棒子：玉米。

我娘要把這些小口袋做鞋子用了，我說：“娘不要用掉，留着吧！咱家看着這些小口袋，可就忘不了黨和大伙對咱的關懷了。”

我爹躺在床上養傷，我常常爬在爹的床頭小聲問：“爹！你疼不？”爹笑着用手摸摸我的腦袋說：“不疼，過幾天就好了。”

我和哥哥年紀都很小，俺村東那兩畝秋地還沒有耕種哩。娘拉着我想託個人幫忙，娘對我說：“可是託誰好呢？從你爹出了這個事以後，街坊鄰居可都操了心，大伙把你爹用門板抬回來，一袋煙沒抽，一口冷水沒喝就走了。大伙還賣東西救出了你爹。如今還能再麻煩別人？”娘拉着我在胡同里走了幾遭，誰家的門也沒進。後來她決定去找我的舅舅，就向小李莊去了。

一出村，我們就看到大路旁的“賴子”草，長的好大好大了，麥子也打了包。勤快人家的谷子、高粱、黑豆，也都長成了青苗苗。

我娘對我說：“看，咱地里一准是青草蓋滿了地皮。”

我們到姥姥家去，正走我們的地頭，娘走到自己的地頭時“咯噔”一下雙腳就停下了。

“咦！這是怎麼一回事？”娘奇怪的對自己說。

真不明白，我們這二畝地怎麼也長出了二指長的谷苗苗？和村中頭等勤快的人家種的谷苗一般般高。娘彎下腰，用手摸摸又綠又青的谷苗苗，自己不信自己的眼睛，娘說：“咱的地一遍也沒耕，怎就長出了莊稼？這不是咱的地！”我說：“娘！是的，是咱的。地頭上明明有一棵碗口粗的小柳樹，柳樹下邊有三棵小桑樹，地西邊是王老順家的墳園，一點都不差呀！這是咱的地！”可是娘又說：“那麼谷子是誰給種的？”我又說：“我怎麼能知道呢？”

娘回家告訴了我爹，爹知道：這是受苦的窮哥們幫了忙。他听了娘这样一說，心里挺感激，想翻翻身，但伤疼不能翻。我看爹的眼圈像是有些濕了。

有一天晚上，有許多人來到我們家，三孀子拿來了十个鷄蛋，四老路爺爺和四奶奶拿來了一只下蛋的母鷄，他們說：“根生，这些东西，給你補補身子。”我娘含着眼淚收了下來。娘問：“四叔，是你給俺種的地？”四爺笑了笑沒說話。

後來聽說確是四老路爺爺給我們種的。

四老路爺爺給地主“白眼狼”家当了二十多年長工，無兒無女，和他



老伴住在一間破草屋子里。我父親被捕之后，四爺一方面仍在“白眼狼”家當長工，一方面代替了我父親的工作——黨的支部書記。

四老路爺爺為了讓我父親身上的傷快一點好，他就到小李莊請看硬傷的李先生去了。他一見李先生就說：

“二姑父：請你去俺村給根生看看傷，你要把根生的傷看好了，孫河村的受苦人就是砸鍋賣鐵也得報答你。”李先生本是四老路爺爺的一家轉彎抹角的親戚。小李莊離我村三里路，我爹的傷李先生老早就聽說過，他聽四老路爺爺這麼一說，就說：“老四，給根生看傷我是願意的，錢也不要他的，只是我那几畝地請你們代勞代勞。”

四老路爺爺說：“二姑父，一句話！”

李先生答應是答應了，可是他提出：一、得黑夜去，二、這件事對誰也不許提一個字。四老路爺爺點一點頭，又笑了笑，就回來了。

從此，李先生每三天就在黑夜里來我家一次。他穿一身青布長衫，頭戴一頂淺藍色的舊禮帽，長着很長的指甲的手上提一個用帆布做成的小箱子。

他一來，我娘就忙着點燈，他小心地看一看窗子，就連忙說：“根生家，弄件衣裳擋擋，外邊有風。”娘知道李先生胆小，就趕緊把窗戶上的草帘子放下來。

李先生不說話，一進來就急忙從帆布箱里拿出几塊黑布膏藥給我爹換上，換好立起就急忙走了。我娘說：“李先生給你燒碗水吧！”他說：“不用！不用！”

慢慢的，慢慢的，我爹的傷就結疤了，臉上也有了血色，嘴唇也有些紅了。過了些日他就穿上了衣裳。我和姐姐拉着爹的手在院裡來回走，

我看爹能走路了，就說：“爹！我在院里跑，你追我好吧！”爹說：“过几天就行了。”姐姐瞪我兩眼說：“我打你！”

三、父親講的故事

眼看着父親的伤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們全家真是說不出來的高兴。我們想尽一切办法叫父親吃得好些，可是當時我們家很困难。

秋后，哥哥姐姐就去离我村七八里地的核桃園拾棗子。棗樹的主人把棗子收了，有几个难打着的就留在樹上。哥哥爬到樹上去用高粱稈做的“扒勾”一个一个往下扒。姐姐就在底下拾。他們拾的棗子還不錯呢，个兒大，棗肉肥，吃起來又脆又甜。有時他們还在草堆里拾到兩個梨子，他們裝滿口袋，回來給爹爹吃。爹把頂好的撿出來給我和姐姐、哥哥吃，我們不吃又給他。

父親坐在小板凳上，我們圍住他，我还把腦袋瓜歪歪的靠在父親的膝蓋上，我知道父親的膝蓋上是沒有伤的。父親从嘴里吐出一个棗核，然後說：“你們坐好，我給你們講故事了。”

姐姐說：“爹，你講‘白馬告狀’好吧？”

哥哥說：“不，不，我要听打仗的！”

我當時也想提一个來着，可是提不出來，只是对着父親翻白眼珠。

父親說：“你們提出來的以后再講，我先講一个共產党的故事吧。”哥哥姐姐和我全說：“行，行！”

父親開始講了：

“有一个六十歲的老媽媽，她無兒無女，丈夫也在几年前就死了。冬天为了不挨凍就到村东核桃園里拾茅草，一天她拾了好大好大的一捆，她背着回家，正走在半路因为肚里飢餓就走不動了，没办法只好坐下來，摸摸自己口袋，連半點吃的東西都沒有，她只是用舌头舔嘴唇不停的朝肚里嚙唾沫。正在這時，走來一个男人，也是到核桃園拾茅草的。老媽媽不認識他，况且人家也背着几十斤重的茅草呀，老媽媽不好意思開口請人家幫忙。可是这个男人却開口了：‘老媽媽，我幫你拿着吧！’老媽媽只是感激，說不出話。等到了她家，那个男人連坐都沒坐，就回自己村去了，臨走時老媽媽說：‘你叫什么名字？告訴我，不能報答你，我在心中記着你。’这个男人說：‘我的名字嘛，我的名字就叫——共產黨。’”

“好！好！还往下講！”哥哥、姐姐和我一起叫着。

“你們也吃棗子呀！”父親對我們說。

我們都拿起了棗，不过全挑些小的。

“你們欢喜听，那么我就再往下講。

“前年咱們村不是还有國民党的警察所嗎？那么是誰把他們打跑的呢？”

“我們不知道。”哥哥姐姐回答說。

“是的，那么我就來告訴你們：

“那一天天剛黑，有二个人——这二个人当中就有剛才我講的那一个——他們自己把自己的臉挖破，嘿！还流出了血呢。这二个人假裝剛打过架去局子里告狀，站崗的看到他二人臉上的血，就把他二人放進去了。这两个人一直向所長的房子冲去，進了所長的房子，首先抓起所長的盒子槍。所長正躺在床上海抽大烟哩，一看有人搶去了他的手槍就要